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JONES NEW YORK

號刊

2011年3月號

NEW

REVLON

CLINIQUE

COLODICT

HERSHEYS

IZ clabor

ANS

LA.

ena

R

VOICE

03 2011

SSS

AMERICAN RAG

Be Your Self

YM

JEANSWE

JOUJOU

Keds

be cool

Jeans

LONDON

L'ORE

Lunchables

hp
Joy's
THE ORIGINAL

Smackers

All the flavor of being a girl

That is so Candie

名牌效應

Brand name effect

Let your **Voice** be heard.

Issue 1
March 2011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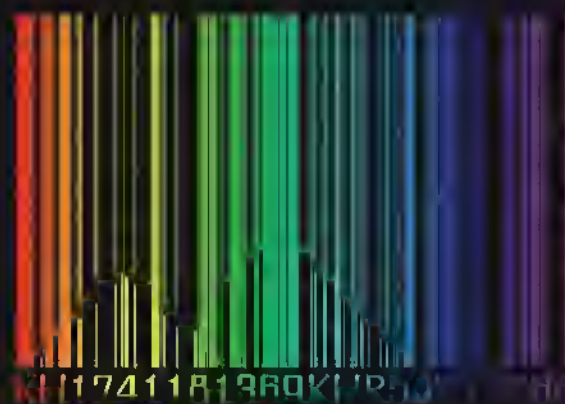
- | | | |
|----|----------------|------------------|
| 1 | Editor's Note | You are tagged |
| 2 | Feature Story | 從「名牌效應」看名牌效應 |
| 3 | | 名牌與心理 |
| 4 | | 進了名校，又如何？ |
| 6 | | 名牌何來？ |
| 7 | | 你學如何選擇？ |
| 8 | | 標語文化之名牌效應 |
| 9 | | 名人和名牌：纏綿不絕？ |
| 10 | | 你不需要名牌手錶 |
| 11 | members' voice | 名牌價值效應——社會科學出路難？ |
| 12 | | 向深圳出發？ |

Editorial committee

Chief Editor:
Emma San

Editors:
Adrianne Young
Cecilia Leung
Daisy Cheung
Gina Siu
Joyce Ng
Nina Lam
Tracy Tong

Proofreading:
Cecilia Leung
Daniel Tse
Jacinta Guan
Jasmin Cheung



Click on people's faces in the photo to tag them.

Done Tagging

感謝網上社交網站和博客，把Tag發揚光大。

在虛擬世界，不論在相片、文章(note)或近況(status)，tag都無所不在。當我們都習慣tag人和被tag、人tag我tag、東tag西tag時，其實，我們又是否真的明白甚麼是tag？

按Google及百度知識的解釋，「tag：分類識別標籤，總的來說是一種分類系統，也可以說是一種關鍵詞標記。」原來，我們一直在把人和事物分類、標籤；原來，我們一直在被人和事物分類、標籤。

虛擬世界和現實只是一線之差，在網絡上我們可以隨時remove tag，現實卻不然。一旦被標籤了，可能連remove button都沒有，無論接受與否，就被標籤一輩子。

名牌，其實也是標籤制度下的產物，說穿了，也不過是一個tag。

在這個消費社會中，消費者都慣以標籤衡量物品的價值。拿Gucci手袋要比拿H&M的高貴，開Benz要比開Toyota有型，用Mac book要比用Fujitsu專業.....名牌彷彿成了高質素的代名詞。對物品如是，對人，我們又是否在以標籤衡量其價值？我們又被甚麼標籤標示着我們的價值？又或者，我們是否也在追求着某些標籤呢？

名牌包、名牌衣服、名車、名校、名人.....都是不少人追求的標籤。曾聽說某補習名師總是一身名牌，由外衣到內衣，甚至連放紙巾的包包也要是LV的。由於大眾愛以名牌衡量事物的價值，人們也順理成章地以名牌包裝自己。而這量度標準是否準確可靠，見仁見智。

無可否認，名牌之所以「成名」，背後有其獨有價值。可能是其長久歷史、高品質、良好聲譽等等。然而，三鹿奶粉事件告訴我們名牌並不一定可靠，名校女生告訴我們名校並不一定有最佳學習環境，何博士一家告訴我們一身名牌坐名車住洋樓養番狗的名門望族不一定家庭和睦。我們是否也該想想，還要以名牌來分等級、突顯身份價值的分別嗎？不要誤會，筆者並不是反對購買名牌，不是反對入名校，也不是反對追捧名人。只是希望你想一想，名牌是否必然等同高價值？大部份人所謂的名牌，又是否高人一等的唯一指標？名牌背後，又是否如其外表般光鮮亮麗？

作為一個消費者，你我往往會考慮物品的品牌及價格以判斷是否物有所值。品牌影響物品的價值，你又如何衡量自身的價值呢？在這萬變的社會中，價值都在不斷改變。今天的你是名牌大學生，也難保明天的你不會被淘汰。與其追求名牌標籤去包裝自己，或以成為名牌行列的一員而沾沾自喜，不如拋開名牌的枷鎖，忘記名牌大學生的名銜，自我增值、裝備自己，讓自己成為不需包裝的實力派。我們的價值，不在於外在的包裝、不在於別人的目光、不在於社會的標籤，而在於我們對自己價值的認同。一直相信，我們都是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記得在sem one放GPA前緊張得要命，有朋友鼓勵我說：「you are more than a number.」在這裏，我也要跟讀者們說：「you are more than a tag.」

You are tagged

Share +



Tag This Photo

Edit This Photo

Remove as Profile Picture

Crop This Photo

從「名牌效應」看名牌效應

天真爛漫的小孩子，興奮地擁抱著精緻可愛的迪士尼玩偶；
精力充沛的青少年，熱烈地支持著緊張刺激的世界盃球賽；
穩重能幹的上班族，渴望地注視著經典奢華的勞力士腕錶；

吳凱羚 社會科學一年級

無憂無慮的老人家，悠閒地眺望著舉世知名的倫敦大橋……

在傳播媒介的渲染下，不少人對於名牌效應四字有了片面的理解，他們誤以為只有貪慕虛榮的人，方會對名牌趨之若鶩，被主觀的知名度所蒙蔽，最終沉淪於其漩渦中，成了名牌的奴隸。顯然地，這個負面意味極濃的認知只是普羅大眾一知半解的想當然，而非事實的全部。

「名牌」代表甚麼？

「名牌效應」，是一個絕對的中性詞，並不直接與「人有我有」的羊群心理掛勾。歸根究底，追尋美好的事物是人類的天性，每一個人都會希望得到能力範圍下最好的一切，可是基於有限的資訊，人們難以清楚判別不同領域的水平，只好借助名牌這個標籤來釐定其質素。因此，名牌效應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不同年紀，不同背景的人都少不免會受到其影響，曾經有研究指出，人們偏向以品牌的名氣來推斷其品質的優劣和地位的高低，就如以上的情景般，勞力士這個品牌便代表著典雅的設計和不俗的收入。換言之，人們偏愛著名牌，是因為他們追求著名牌所確保的卓越，嚮往著名牌所彰顯的品味，崇尚著名牌所象徵的地位和榮耀。

以勞力士腕錶為例，或許會令大部份人錯以為名牌效應僅是現代資本社會的產物，只適用於商業產品對消費者的影響之上；但此等想法實是不盡不實，因為縱觀古今中外，未被商業化的名牌效應例子俯拾皆是。根據《晉書·王羲之傳》，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作品從不輕易予人，但他為了幫助在市集擺攤子的老婆婆，便在她售賣的六角竹扇上題字，最終吸引了不少文人蜂擁而至，希望可以見識、收藏王羲之的墨寶。再舉一例，倫敦大橋是遊倫敦的旅客必到的景點，他們未必是因為被倫敦大橋的歷史背景、建築特色等吸引，而是被耳熟能詳的童謠《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形成的名牌效應所影響。由此觀之，名牌並不僅僅是頂尖產品的標籤，更是著名優越事物的代名詞。

名牌效應是如何產生

究竟名牌效應是如何產生的呢？理論上，具知名度的品牌會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信心的保證，人們就如被磁石所吸引而成為了該名牌的追隨者。

與此同時，他們又會進一步的把周遭的人拉進、包圍在磁場之內，讓其接觸、了解、喜歡、信任該品牌，繼而把磁力擴散開去；這樣的一個良性循環，是為磁場效應¹，亦是形成名牌效應最基本的一步。就如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匯聚了各國最頂尖的球員同場競技，刺激的比賽自然吸引足球愛好者的追看和談論，熱哄哄的氣氛更能輕易感染到非球迷，令他們也關注賽事。另一方面，名牌效應所帶來的效益在於其衍生效應：當品牌的名氣逐漸累積起來，與此同時，它亦會聚合到資源和經驗去發展和改善品牌，令它變得更優越，甚至有能把影響力延伸至其他的領域，從而鞏固它的名牌地位。

名牌效應帶來甚麼？

從宏觀的角度看，名牌效應發揮到極致時會帶來宣傳效應和帶動效應。前者指的是以名牌的知名度去強化名牌所在的地區和國家的形象，就如矽谷之所以聞名於世是因為它雲集了著名的高科技公司；而後者則是以名牌帶動所屬領域的發展，就如雅虎和谷歌的成功令到更多網絡搜尋器的出現。觀此，名牌效應絕對有它的存在價值、有它的正面作用。釐清了對名牌

效應的誤解，論述了名牌效應的誕生和效益，最後再分享一個有趣的聯想：在現今社會當中，不少學生都會報讀補習名師的課程；這個遭到不少人口誅筆伐的現象，跟從前求學問的人追隨「萬世師表」孔子、又或劉涓子「三顧草廬」求教於諸葛亮的歷史掌跡不無相近之處。或許學生參加補習班的動機只是希望爭取好成績，雖不能與昔日三千弟子所尋求立身處世的學問和劉涓子與諸葛亮所談及的天下事相提並論，但是，回心一想，本質上還不是受到名牌效應的影響嗎？

是時候，放下對名牌效應四字的成見了！



名牌與心理

蕭卓盈 社會科學一年級

名牌，有人趨之若鶩，深為其魔力所吸引；亦有人嗤之以鼻，認為其只是有外子沒裡子的空殼。當然，對名牌沒甚愛惡憎好的亦大有人在。每個人對名牌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但不可否定的是，每一個社會中總會有一群愛追求名牌的人。到底是甚麼誘因導致這群人對名牌亦步亦趨呢？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會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窺其一二。

名牌的「魔力」

名牌，確實有著為人帶來滿足感的神秘力量。這一點，可以由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感知神經科學教授Antonio Rangel的研究證實。在他的研究中，兩組各二十位受試者被告知他們會喝兩款紅酒，研究人員會以功能性磁力共振偵測他們喝酒時的大腦活動。事實上，兩組受試者所喝的酒均為同一瓶澳洲紅酒Labernet Sauvignon，但在試喝之前，研究人員卻告訴他們兩款紅酒的價格有十倍差別。結果發現以為喝名牌昂貴紅酒的一組，大腦中負責愉悅情緒的區域反應特別活躍。而事後該組受試者也承認，得知喝貴價名牌紅酒時心情更好。研究人員也曾把同一款紅酒倒在普通及名牌酒杯中，結果都顯示相同效果。Rangel解釋指人的大腦會把熱切的期望變為實質的官能感覺，當人得知自己享用名牌產品時，大腦會產生化學作用，使人有「未出發，先興奮」的感覺。這個實驗顯示出名牌的確可以為人帶來喜悅的心情，而人對一件產品的感覺亦會被其感知價值所左右。

古典制約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從另一個心理學角度來看，人們對名牌的鍾愛也可以用「古典制約」的概念來解釋。「古典制約」是巴弗洛夫 (Ivan Petrovich Pavlov) 所發現的一種關聯性學習，其大意是當一種本身有能力觸發人情緒的刺激和一種中性的刺激一同出現多次後，那中性的刺激物亦會變得有能力使人產生特定情緒。名牌之所以能成為某些人的寵兒，大概是因為它與人們的生理、心理需求的滿足連結起來。生理需要與衣食住行及官能刺激等有關；而心理需要則大致關於認同感、個人形象提高、地位提昇等。

筆者帶出這些學術資料，並不是要為名牌塗上金漆，或者鼓吹大家追求這些物品。相信每位讀者心目中都有一把秤，會自行判斷名牌的價值為何。若果大家理解名牌的質素、可信程度等資料，亦清楚明白自己購買名牌的目的大部份是基於需要，那麼名牌並不是甚麼洪水猛獸，享用名牌更不是十惡不赦的罪行。真正可怕的，是以追求名牌滿足個人虛榮心的想法，是憑藉一身貴價商品釐定個人價值的態度，是靠外在物質撐起內在精神和心靈的做法。所以，我們不必否定名牌的價值，更不需對他人使用名牌表示不屑。其實，名牌跟世上大部份事物一樣，是中性的，不帶好壞對錯，只在乎人們怎樣去運用它、善用它，而不反被它所束縛。



進了名校， 又如何？

Tracy Tong 新聞系一年級

世界上有不同的人，都對「名」這個字有莫大的迷戀。讀書時要爭取好成績，考取好名次；進入職場後要爭取好表現，爭名逐利；甚至生了個孩子，也要為他進入名校鋪路。然而，進了名校，又如何？

名校的讀書氣氛也是家長鍾愛的一點。誰不想自己的兒女上課認真，課後不是打機消遣，而是拿著莎士比亞的原著，了解英國文學？在band 1 的名校裡，同學們都是精英，競爭十分大，眼見鄰座在細閱《哈姆雷特》，你也自然不甘示弱，拿起《雙城記》來讀；眼見大家在小休時不是到操場玩耍而是在課室溫習，即使你半隻腳已經踏出班房，也會不甘後人地跑回座位埋頭苦幹。種種現象都會讓家長覺得名校的讀書氣氛較好，於是一窩蜂地送自己的子女進去修行。

名校爭奪戰

由於津貼的名校較難以財力和人脈來爭取學位，而且學位相對較少，所以直資名校的學位就成為了家長們爭奪的目標。為圓自己對子女的名校夢，家長從小訓練子女要有百般武藝：「你說你子女懂兩種樂器或以上？根本不值一提！」「更會中英、粵、日四種語言？平平無奇！」「又會跳芭蕾舞和土風舞？還算看得上眼，放在候補名單上吧！」「你為了我們這所天主教學校而全家都受苦了？你在候補名單的前十名了！」「孩子的爸爸爺爺都是我們的校友？好，恭喜你！你兒子被我們錄取了！」這些對話看似好笑，但確是爭奪名校學位最寫實的畫面。早前九龍區某名牌小學招生，家長們太都非富則貴，孩子們也都訓練有素，幾乎每人都有他們的校友親戚撐腰。即使如此，在這個殘酷的爭奪戰中，也總有不少家長因不夠分數哭著向傳媒表示孩子不被錄取，彷彿進不到這所名校，比死更難受。可憐不夠六歲的朋友，看著媽媽哭得肝腸寸斷，也不知如何是好。

名校真的好？

這個問題，由筆者回答最適合不過。因為父母的意願難違，筆者由小學至大學都在讀名校，更一直在追更好的名校。

小學階段本應是最天真，最無憂無慮的時候，我卻已開始學習競爭，學習爭名逐利。我的好朋友，老是考第一，而我只能考第二。雖然表面上與他無話不談，然而小小的腦袋裡，也不時會妒忌，會想超越他。有一次，我考試失手，三甲不入，老師致電「關心」，實質要父母多督促，彷彿考第四是彌天大罪。當晚我被父母狠狠地教訓了，那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才小學四年級的我，已經會甚麼是壓力，甚麼是競爭。同年的優秀學生要舉，老師舉薦了他，父母又教訓了我一頓，沒不甘心似的。我更明白，敗者的心情是如何。可是，一個小四的學生，不是應該在學校開心心地玩跳飛機，「快快樂樂地上學去」的嗎？為了讀名校，就要早人一步感受現實的殘酷，接受社會的遊戲規則。這對小孩來說，會是一件好事嗎？像筆者那樣，小學時已經感到如此大的讀書壓力，現在回想起都喘不過氣來。

精英制度下的標籤

升中學時，父母嫌那間小學的直屬中學只屬band 1尾，於是安排我報讀另一名次更高的名校。為爭取面試分數，父母為我報名參加過千元的面試訓練班、要求我考英文評核試，種種訓練都只求面試成功。即使被錄取了，難關依然一浪接一浪。首先是分班試。名校一貫的做法是以成績標籤你是否精英，每年期末考的成績又會作為下年分班之用。一次失手，你可能就從此不再是精英。在這精英制下，只有精英會被當寶，其他班的學生，只會是陪襯精英的綠葉。在這個制度下，每個學生都被標籤，在標籤下生活，誰會高興？不要以為精英們就會高興，他們都怕期末試失手、怕被人追上、怕自己落後、怕進步比不上人，簡直是「chur 到爆」。名校精英制，都只是令學生早一步了解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皇，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技術，名校生竟然早在少年時就學懂。學生們應有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了點都不見？

學生成績好=師資好？

由於會考成績不俗，我轉到了位於沙田的、更有名的商科書院繼續學業。原因是那裡師資好，成績彪炳。升大學率更是99.7%。然而在那裡的兩年，我可以肯定的是，師資不一定是名校成功的因素。家長們以為，師資好，學生的成績才會好。其實不然。名校中的同學，上进心特強，競爭心態逼使他們自覺學習。筆者就讀的班別，沒有人講過會計，但中六的會計科老師卻完全在水準之下，同學們投訴又投訴，都說老師「廢」、「不會教」。可是，過半數同學仍然在期末考中拿到A。中七轉了老師，情況更加惡劣，但最後，仍然有超過七成的同學奪A。可見，老師的素質固然重要，但名校學生懂得遊戲規則，懂得如何適者生存，才會自己發奮爭取好成績。

在這個學習環境，筆者因壓力而幾乎崩潰。考試前每晚失眠，眼見同學們每晚在自修室溫習至凌晨兩點多，我再累也睡不著，只好跟著他們一齊溫。其實，名校讀書風氣雖然好，卻帶給人無限的壓迫感和恐懼。原本只需要做好自己該做的已足夠，但當你發現其他同學還在讀，你會質疑自己是否還沒有準備好？是否還有不足？會否「蝕底」？種種的恐懼造成了壓迫感，增添了無形的壓力。在這樣的壓力鍋裡，我終於抵受不住而倒下了，病得連最後一科也沒有考，兩年來，這科算是白讀了。

名校價值

經此一役，身體垮了，亦想通了。名校只是一個名牌，它有它的好處。表面看來，擁有這名牌的人看似風光，令人羨慕；但當中的辛酸，有多少人領略到？然而，我仍要感謝我的母校，也許就是進了名校，才可以躋身亞洲第一學府。但我也認為，名校不是最好的選擇。家長應該了解孩子的需要，問清楚自己，可認同名校的教學理念？可清楚名校的弊處？可忍心孩子從小就要在壓力中成長，提早面對現實的殘酷？筆者相信，有能者在何處都能一展所長，既然相信自己子女有能力成材，又何須一味追崇名校？當父母的，看見子女快樂地成長，不是比看見子女苦著口臉日讀夜讀而捱出來的第一名來的更開心嗎？

參考資料

盧華：名校害了我什麼——兼談校生的反思（香港雜誌 2010.12.05）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05.html

可：校生「我的老師」甲 今日「再寫實從（明報2010.12.26）

www.ya10

4/4xai.html

名從何來？

梁雅穎 社會科學一年級

我在名校畢業，但我的故事有點不一樣。

中三時，我從原來的學校轉到另外一所學校就讀。說白點，就是從一所地區名校轉到一所傳統名校。即使過了五年，插班生彷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對「母校」一詞亦沒有太大的感覺。這點抽離，卻令我以旁觀者的角色觀察其他同學，另一有番得着。

名校生=勤奮好學？

有人或會認為名校生都會十分着緊自己的成績，功課做得妥當，小息時也手不釋卷。事實是，我們都是學生，上課前趕功課，忘記帶課本這些事亦不陌生。至於小息，考試測驗前自然人人也捧着書本，其他日子大家也只是輕輕鬆鬆過那十數分鐘，亦有同學利用那段時間去處理一些幹事會的事務。學生埋頭苦讀的情節，應歸功於名牌效應堆砌出來的假象。

用功讀書是每個學生的責任，無論是否名校生，也都會為自己的成績着緊。我們是勤力的，可是我們溫習不是因為競爭，而是基於一種追求卓越，提升自己的精神，我們大都對自己有一定要求，努力讀書是自我完滿的過程。名校的學習環境並不如其他人想像般競爭激烈。力爭上游、互相比較有嗎？我們沒有明言的精英班，但誰是精英，總在年初的頒獎禮猜到一二。可是學校沒有排名次的制度，想比較也難明確比較。想比別人優勝，就只有不斷做好自己，也算是激勵學生進步的方法吧。

名校生=品學兼優？

「名校生」是個標籤。一提及，腦海就浮現出一些自信滿滿、品學兼優、十項全能的學生。家長常以為只要把子女送進名校，他們多半能成為這樣的學生。可是，名校教育不是倒模，教出來的學生不是個個都會參選傑出學生選舉。每個學生能力有異，興趣有差，每位都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長短處。學校裏，誰也不掩誰的風光。只要你想，只要敢嘗試，學校中定有你一展所長的機會。

傳統名校V.S.地區名校

所謂傳統名校，跟地區名校有何分別？地區學校的同學大多於同一區成長，視野興趣，日常生活環境相距不遠，我們認識的就是跟自己類似的人；但傳統名校的學生，有來自不同小學，不同地區，背景各異。課室之中，雖未至於像大學講室中華洋雜處，學生的確不盡相同。這微型社會不但擴闊學生眼界，更方便日後建立人際網絡。假如你說，名校的學生的視野識見較為廣闊，也不無道理。

名校生的壓力

即使身為名校生，有時候卻不想向別人透露自己的學校。我們希望獲得肯定，那卻是對自身能力的肯定，而不是因為學校名聲和校蔭而來的掌聲。有時候，學校的名聲像個束縛。在學七年，我們養成在公眾場所行為檢點的習慣。若果我們在巴士上高談闊論，或是在地鐵上沒有讓坐，數天內校長或會收到公眾的來信，希望我們的行為會有所改善。當然，在巴士上保持安靜，在地鐵讓坐是每個市民應做的，但即使其他學校的學生有同樣疏忽，公眾對他們，應該會寬鬆一點吧！公眾對名校生的期望，這份無形的壓力，是一個額外的包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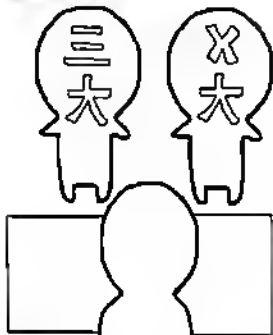
名校又如何？

名牌效應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名校給予公眾的印象。名校的優勢在於它的名氣聚集一群比較優秀的學生，提供一個互相學習、自我成長的環境，學生能力得以發揮，學生成績亦變相維持學校名氣，形成一個循環。說到底，都是歷史延續下來的優勢。明白名校的學習環境不是人人適合，別神化名校教育，也別神化名校生。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學習環境，挑一個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才是發揮自己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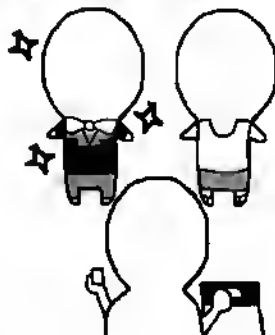


Other factors being const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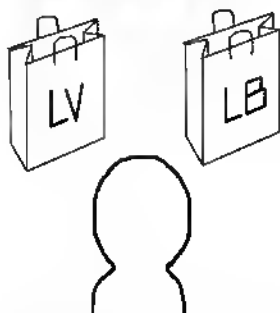
同一學位，同是fresh grad，作為僱主，你會聘請哪位？



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作為賣旗義工，你會走向哪一位？



同一款式，同一物料，作為送禮者，你會使用哪個紙袋？



What if we all have price tag?

你會如何選擇？

以上的情況對大家應該並不陌生，亦應該不難下決定吧！

事實上，我們每天都面對着大大小小不同的選擇，在作決定的一刻，可能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上述的假設，則規限了一個準則：名或不名。名牌學校、名牌衣服、名牌標籤……名牌總能把人、事、物包裝得體面得體，從而提升其價值。名牌效應已不知不覺影響着我們對身邊事物的觀感，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可有想過，假如我們都有一個價錢牌，你認為自己的價值如何？是人見人愛的名牌？是平平無其的平民貨？還是虛有其表的A貨？其實我們都有權選擇，你又希望自己屬哪一類呢？須知道，十萬元一隻勞力士是名牌，十元一個紅A膠桶也是名牌。其實名牌不一定是以金錢堆砌的閃亮外殼，也可以是實而不華的真材實料。你「名」嗎？

圖、文：辛晏默 社會科學一年級



補習文化之名牌效應

楊曉欣 社會科學一年級

走在街頭、乘巴士，甚至安坐於家中隨便翻翻報紙雜誌時，可曾看到附有「昇A升grade」、「快而準精讀班」或類似醒目標題的廣告？平面廣告上站著一個又一個穿著筆挺套裝、雙手交於胸前的疑似專業人士，宣傳著琳瑯滿目的補習班……當意識到這些廣告無處不在的時候，才發現補習文化彷彿已經成為學生的必然。

教師 U.S. 偶像

從何時開始，補習導師也需要形像，甚至被塑造成偶像？廣告中的補習天王天后猶如一個個偶像明星，在鏡頭前神態自若，給予學生和家長可被信賴的專業形像。有些大型補習社甚至聘請形像顧問公司為名師打造形像，全因為外表是其中一個吸引學生的因素。再配合鋪天蓋地的宣傳手法，硬銷他們教出多少「A級學生」、貼題如何地準確，仿歌星創作歌曲製造話題，更甚者借被廉政公署邀請協助調查的新聞大肆炒作，多管齊下的宣傳，充分地利用明星效應，成功吸引學生蜂擁報讀其課程。

補習天王高薪之謎

高人氣成就了這些名師的高身價，某些補習天王天后的年薪誇張得比香港政務司司長高出一倍。隨著這些補習名師驚人的身價曝光，有人開始質疑為何他們的薪酬會比普通教師高出如此多。論資歷和能力，香港絕對有許多教師比這些名師有更豐富的教學經驗和專業知識。這些補習教師或具有其他過人之處，例如在學生之間有強大的親和力和溝通能力，能掌握生動的教學方法，或是為學生提供公幹考試的應試攻略和技巧。可是，只憑這些特點並不足以讓某些補習天王天后的年薪如此可觀。最大原因都是多得天羅地網的宣傳炒作和商業包裝，硬光環效應得以發揮功用，大大提高課程報名率。因為學生大多只基於片面的評價和主觀印象便給予這些「名師」很高的整體評價，加上羊群心理作祟，很多人未加以查證坊間對名師的評價便衝到補習社報名。此外，學生取得好成績亦不排除是因為心理作用。當補習名師的廣告上不停地列出每年「昇A」學生人數，學生便深信功勞該歸於這班補習名師，而忽略了那些昇A學生背後所付出的努力可能是其成功的最大原因。

當教育變成一門生意

然而，當教育界加入大量經濟元素，補習社變成一門賺錢生意，社會和教育界是否該深省呢？雖然將補習班商品化能有助提升行業的服務質素，亦能突顯補習行業在教育上擔當輔助角色的重要性，可是隨著這行業急速發展，正統學校和補習社的角色已被顛倒，學生在學校上堂睡覺下課到補習社聽書的情況愈趨普遍。大部份學生報讀補習班只是為了取得貼士和掌握應試技巧，補習社和補習名師就正正拆穿了這種心態，鼓勵學生走捷徑。加上強調名師教出多少位「A級學生」，更加提倡功利主義，讓學生相信「求學就是求分數」。有些學生想要短時間之內完成課程，補習名師亦開授精讀班，讓他們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所需要的知識和技巧，變相推廣速食文化。這樣的情況下，香港學生用金錢來換取名師教授的技巧去考取好成績，學習變成囫圇吞棗的死記硬背，學生漸漸失去求知慾和批判思考的能力，變成一部部考試機器，與教育本身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馳。結果補習行業繼續發展擴張，香港學生整體的教育水平卻不進則退。

名牌商機，害了學生？

歸根究底，香港以公幹考試成績作主導的教育制度存有弊端，才會造就這些補習名師。即使推出鼓勵學生主動學習的三三四學制，社會根深蒂固的功利主義和「求學就是求分數」觀念也很大可能會繼續成為教育制度的絆腳石。我們是否只能眼巴巴看著補習社繼續大行其道、補習名師成為學生們眼中的偶像和恩人，例數著學生雙手奉上的金錢，成為補習文化中的唯一贏家？



名人和名牌：襯或不襯

Nino Lam 社會科學一年級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這是電影《Trainspotting》開頭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話。如果套用在香港南華身上，可以轉成「Choose Kezman. Choose Nicky Butt. Choose stars. Choose celebrity charm.」

今年一月，前曼聯球星畢特（Nicky Butt）和前車路士球星馬迪亞·基士文（Mateja Kezman）一同加盟香港南華足球俱樂部，帶來了一輪足球界的名牌效應。在南華宣佈這兩名球星加盟的同時，全世界媒體的關注點也一同被帶到了香港。一時，全球體育媒體都對此次加盟大加報導，使香港在八十年代短暫引入曼聯名將佐治·賓斯迪（George Best）之後，又一次得到了閃耀的機會。

上半場：贏得目光

畢特和基士文的到來，給南華戴上了一道閃耀的光環。畢特在加盟南華前效力的球隊有曼聯、伯明翰和紐卡素，而基士文也曾經在車路士、PSV燕豪芬和馬體會效力，二人的經歷也增加了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同時，公眾對南華球隊實力提升的期望也大大提高，期盼畢特和基士文在歐洲聯賽打拼的經驗，能夠幫助南華在二月的賀歲杯和接下來的亞洲賽事中走得更遠。

下半場：跌破眼鏡

然而，過多地成為焦點也把畢特和基士文在南華的表現推向風口浪尖。在二月的賀歲杯上，南華在對陣廣州恒大的比賽就讓二人首發上場，各界媒體也競相關注報導以尋找閃光點。但高關注度也讓二人的平庸表現被放大，在場上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傳球都像被放在放大鏡下般研究。最終，在場上的碌碌無為也讓畢特和基士文分別在第46分鐘和第57分鐘被換下。而在此次賀歲杯上，南華也未能如願打入決賽。賽後，南華更是被追究引進兩個大牌球星的做法是否正確，而這些疑問最終可以歸結於這樣的名人效應到底值不值？

名牌：雙刃刀

我們花費高昂代價在名人和名牌上，都是希望付出和回報成正比。但不論是名人效應還是名牌效應，襯托的身份背景都需要用是否恰當來預先衡量。至少從賀歲杯的表現來看，南華希望在引進畢特和基士文之後使實力有立竿見影之效的目標未能實現。過度採用名人效應吸引關注，可能導致更大的缺陷，以致難以維護形象。如果漏洞被放大至不可彌補，那麼名人效應本該帶來的光環也會被自己踩在地上。

引進明星球員如此，購買名牌商品亦是如此。對大多數消費者來說，名牌商品的消費可能牌子比商品本身更為重要。西裝上不願拆去的袖口商標和滿是Logo的手袋，可以映襯出使用者的身份、個性、興趣愛好等等，但名牌能夠起到的效果會否如消費者所願則因人而異。南華引進了畢特和基士文，但不等於它能說自己已經成為足球豪門。同理，消費者將名牌商品攬入懷中，也未必能一葉障目。反之，或更容易有放大缺陷的效果。名牌效應的實現，最終還是回歸到襯或不襯的問題上來。

你不需要名牌手袋

鄭希彤 梁雅穎 社會科學一年級

香港被譽為購物天堂，名店林立，造就不少商機，但同時卻加深了名牌效應對社會的影響。無可否認，名牌子的產品質素大多比一般牌子的好，但往往價值不菲。不少人更質疑名牌產品是否物有所值，購買名牌買的到底是產品，還是牌子？

買名牌有何問題？

當然，每個人也有提升自己生活質素的自由，用甚麼、買甚麼，只要負擔得起，其實與人無關。可是現今社會，拜金文化、物質主義大行其道，即使是思想成熟的成年人也未必能抵禦金錢物慾的誘惑，抱着人有我有的心態去購買名牌，心智未成熟的年輕一代更有可能成為金錢世界的奴隸，物質主義背後的犧牲品。購買名牌本來並無不妥，但青少年仍處於求學的階段，缺乏獨立的經濟能力，為了賺快錢，有的可能會在課餘時間到快餐店打工以換取酬勞，更甚者，會走上援助交際的道路。

以身體換取金錢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女士表示，援助交際指人們透過互聯網提供一些交際服務，例如拍拖、逛街、看電影等，但以提供性服務為主流。當中參與的主要為16至28歲的年輕女性，部分會稱自己是學生、OL或兼職。¹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中樂Teen會在二零零九年作的一項調查顯示²，金錢是參與援助交際者最大的誘因，接近六成的受訪青少年認為參與援助交際是為了「搵快錢」。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同年進行的調查亦指出³，近九成受訪援交少女表示，賺取金錢作高消費（例如買名牌手袋），是參與援交的主因。協會副會長吳穎英更表示，援交少女近半數人來自第一組別（Band 1）的中學。由於她們大多來自中上家庭，着重物質享受，間接促使她們援交。

以身體換取注意

青少年對名牌的追求一方面源自社會上追求名牌的風氣，另一方面，青少年處於成長的過程，渴求得到朋友或成年人的重視，名牌產品便成為他們吸引別人目光，建立自信的支柱。

真正的自信

然而，用名牌來標誌身份的想法是相當不健康的。正如編者所言，每個人的價值不在於別人的目光，而在於我們對自己價值的認同。用名牌堆砌自己的價值，非但不是建立自信的方法，反而曝露自信不足的弱點。每個人都有其獨特魅力，亦正正因為這份魅力，我們才會擁有周遭的好友。我們不需要用名牌去定義自己，確立自己的存在，更不值得為了名牌而犧牲年輕可貴的純真。用這份精力去求學問，他日定有能力購買自己喜歡的名牌，這份自給自足的喜悅，才是自信的展現。

¹糖衣陷阱：少女遇上性暴力之後遺症：http://www.hkcs.org/commu-z/press2009/p20090829-wong.pdf

²青少年對援助交際看法問卷調查發布：http://www.hkcs.org/commu-z/press2009/p20090829-survey.pdf

³援交生87%名牌奴 近半Band 1少女：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6/28/YO0906280016.htm

會員投稿

名牌學位效應——社會科學出路難？

陳子聰 社會科學二年級生

記得《讓子彈飛》裡師爺說過一句：「要不跪著賺錢，要不站著回山」。

當初選社會科學，就是想批判地認識社會。接下來被學院錄取、上課、參加院會系會舉辦的活動，更覺得高談社會公義、民主、道德、反壟斷的社會科學很有型，是社會的一股清泉。何以社科生臨近畢業，為自己的就業前途作打算時，總是唾棄自己的學位？

Management Trainee (MT) 是準畢業生趨之若鶩的職業之一。聞說，某外資企業招聘MT的表格中學位一欄，唯獨不能選擇社會科學學士，大受打擊的同學們只好「委曲求全」，以其第二主修科目聲稱自己為文學士 / 商學士等。又有說縱是一級榮譽畢業，人事部看到「社會科學學士」就會把該求職信抽掉。

對，這就是現實。修讀專科學位的同學，總能有其出路。像言語治療師，學科每年收生不多，市場需求上升，就業不成問題；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IBGM) 課程，每名準畢業生平均已獲 7.44 份聘書；商學士在香港又總是更受歡迎（縱使商科同學心知課程深度不足及脫離現實）。社科生廣受訓練的世界觀、對社會事務的認識、對社會現象的批判，若無面試機會就空有一身「好本領」。

沒錯，社會就是有名牌效應的存在，學位在僱主眼中也有「等級」之分。然而，我們著實不需妄自菲薄。剛更新的全港大學畢業生就業數據中顯示，港大畢業生失業率只有不足 1%，遠低於第二位中大的超過 3%，就業情況為所有大學中最優秀。內地生捨棄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名校而「南下」至港大，就業情況是其中一個主因。相比北大畢業生有八十八人爭聘北京郊區的村長助理（其中還有多名博士生和二十多名碩士生），香港的國際投資銀行、管理顧問公司及跨國企業自然更吸引。不必急於進修，只要稍等一會，我們總會找到工作。

記得一年前一個隨意的下午，獨個兒到海邊寫下了一百個夢想。當然，很多都是無邊無際的。縱使將來的工作與自己所想的無關，也別遺忘夢想。一位 IBGM 的同學分享，選科時已立志為環保出力，入學後也曾到哥本哈根直擊氣候論壇及舉辦不同環保活動，選修商科乃為賺取若干桶「金」，將來無後顧之憂地投身環保事業。為理想而選修社會科學的大家，也別輕易忘記自己的信念。

我相信姜文回應師爺說：他可以站著賺錢。

會員投稿

向深圳出發？

楊子俊 社會科學二年級

二月初，中大校長沈祖堯向傳媒公布了在深圳建立中大深圳學院的計劃，指學院可望在兩年後開始招生。事實上，港大亦在上年尾宣布擬於深圳設立一百公頃的延伸校園，以擴充港大生的學習和實驗的基地。校方並無透露有關學習安排的詳情，但預計校舍設施最快會在2013年啓用，工程、商業等學科將率先進駐內地。

聽到要「返大陸」上課，不少本地生都會感到愕然，甚至反感。我卻認為計劃會為港大以至內地帶來進步，只要安排得當，未嘗不是好事。

香港大學缺乏地面空間發展是不爭的事實。就我所知，即使在一百周年校園落成後，港大的校園面積仍少於一百公頃，比中大及「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首二名的大學（港大排名為二十一）都要小。相信不少港大學生亦會感到現有的教學空間只是僅僅足夠吧！當然，校園大小的與教學質素未必有最大關係，但大學四年制和增加非本地生學額趨勢所帶來的「人潮」衝擊均會使空間不足的問題更趨嚴重，甚至影響學生活動（不少學會現已要與一個甚至是多個學會共用房間）。這無疑令港大有一定必要發展新校園。

有人會認為新校園的選址未必要在內地。但現實是，除了有限的西部校園空間外，港大實在難以在現有校園附近發展新的校舍——寶翠園、薄扶林道和地產商虎視眈眈的西環舊區都是校方未能能力掌控的。同時，現時在香港亦難見有被規劃的百公頃發展用地。相反，內地地大物博，各地方政府對設立學區均有充足的支援。而深圳的基建水平、生活模式甚至是氣候環境均與香港較為相近，有助本地生適應內地生活。因此，於深圳建設延伸校園將是一個較廉價和可行的方案。

此外，亦有人擔心在深圳校園的學術和學生活動會受到干預，因此對北上學習避之則吉。我認為校方既稱該校園只會集中在自然科學類別的學科，學術自由應不會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況且，較敏感的學術研究仍可保留在香港的校園進行，未必要故意「硬碰硬」。

對於可能與內地法制有所衝突的學生活動，我認為，姑勿論是否滿意當地的政治狀況，都應尊重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果僅視到延伸校園上課為到內地「交流」的話，作為「交流生」，犧牲一點在香港才擁有的活動自由也可以接受。

相反，如果視深圳校園為與香港大學同體的話，我認為更應把該校園當作香港學生運動打入內地的跳板。學生運動向來不乏與權貴抗爭的。既然這邊在香港島上高舉「平反六四」的旗幟、誓要為請願學生雪冤，另邊廂卻又反六四和各種社活動會受打壓而不到內地學習，這樣合理嗎？港大學生對於呼籲學生去拿會問題，能夠做的不只限於喊喊口號吧！當然，這裡並不是呼籲學生去捏好內校園為學生運動拋頭顱、灑熱血。我相信港大的學生是有足夠的智慧去搞學生活動的技巧，取得當中平衡，為內地帶來新的衝擊和進步。

於深圳設立延伸校園並非易事，實際運行上的問題也不少，包括交通、臨時住宿、課程時間編排等。不過，既然設立深圳延伸校園方向正確，校方就應積極研究解決運行問題的方法，儘快公布更多詳情，進行公開諮詢，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活動花絮

Inauguration Ceremony



Dean's forum



司徒華追思會



Inter-Faculty Sports Competitions



An afternoon with the 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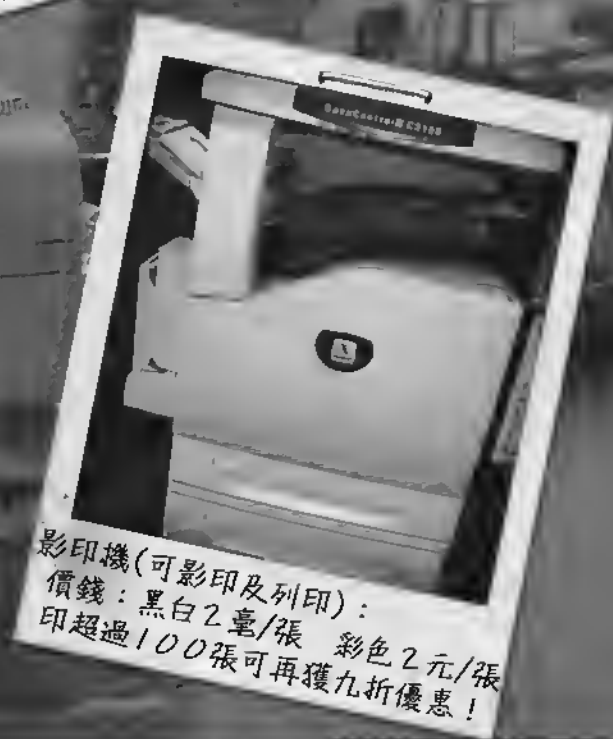


舊書買賣



「垃圾處理你點睇?焚化回收定徵費?」論壇

三蛇福利-嫂房



煙房是一個開放予各會員的地方，會員可隨意使用這裡的設施，購買各種SDC PRODUCT及與EX-EO交流，有空便來煙房坐坐也！



撞皮Corner:
設有3張舒服梳化、電視及各類boardgames，是個食飯、做功課、傾計及撞皮皆宜的好地方！



刊物架:
架上有每日報紙、各類雜誌及本會以往出版的刊物。方便會員閱覽！



汽水機:
作為吸引不少會員進入煙房的招牌，此機售賣的飲品價錢比外面便宜，種類亦會不定期更新！

煙房地址: KKL6111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10:00am-F:30p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hn P. Burns

Coming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Interview by Cecilia Leung, Louise Lam, Paco Chan
Written by Cecilia Leung
Photos by Louise Lam*

Professor John P. Burns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in the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He was selected to be the coming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coming September since Professor Holliday is stepping down.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as invited him to share his vision on Faculty matters with us.

S: SSS interviewers

B: Professor Burns

S: On behalf of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we first have to give our congratulations to Professor Burns for getting elected the new Dean.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B: I am very happy to take up this challenge. We have a very good Faculty with a good ranking. I think the Faculty is in good shape but we need to move forward. During these 5 years, I will probably not be teaching, which I will miss. For me, it is a career shift to administration. Being the Dean is a 24-7 job but I enjoy this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S: What is your vi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culty?

B: My idea is to improve the Faculty's standing in the world. Faculty aims to recruit the best quality staff and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produce graduates who are socially aware, civic-minded, intellectually rigorous and capable of effective leadership.

Also, Learning is coproduced. Teachers can have all kinds of vision but they will only be workable if students share them. Student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education offered seriously and to try to get as much out of it as possible. That's a vision that students also share.

S: Global Citizenship & Social Innovation is a signature program of our Faculty but students seems to have many complaints on that, say, for example, the types of work,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How will you improve on it?

B: What I intended to do is to review them to ensure they are meeting the need of students. My intention is to go way beyond questionnaire, but initiate some focus groups of students. Also, we will talk to partners that provide internships. If there are some partners that are not living up to our expectation, I will be very happy to change it to get what we really want.

Social Innovation is compulsory and should remain compulsory. I would like to have more partners and better experiences. For Global Citizenship, I myself benefited from overseas study.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have that opportunity. In a 4-year curriculum, there is room for every student. I am also open to other form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S: The main problem of Global Citizenship is that it is financially demanding. Can the Faculty provide more subsidies on that?

B: I can't promise you anything now but I understand the problem.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financial disincentive to go exchange since going overseas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into a whole person and practice their autonomy. I will be certainly willing to talk to the University about that, and perhaps we can raise fund.

S: Social Sciences is a general degree which does not have very specialized skills which is the reason of the frustration many students face in finding their first job. Will you aim to improve this problem, if so, how?

B: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a general degree? It helps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These departments have to compete for students and that's a quality enhancing mechanism. Perhaps, we need to do more with the employers to inform them about our variety ranges from natural sciences to humanities subjects. In fact, through GCSI, students are ambassadors of the BSocSc degree to get the employers more familiar with us. I also agree that we need to promote social sciences to community. It is very disappointing to know that the public do not even know there is a politics department in HKU.

S: Let's move on to talk about the Postgraduate program in our Faculty. Do you have any plans on that?

B: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we need many more postgraduates' students, both the Master of Philosophy (MPhil) and PhD students. We are hammered by a certain exten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h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We have to compete for quota. There is a performance based formula that used to allocate the students. One thing we could do is to modify the formula, and also raise fu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S: The government is now cutting the budget for MPhil students in Hong Kong. How can the Faculty expand its resources despite such a change?

B: I think the government's thinking is that students will be offered an admission to PhD program and they finished the master program in that 4-year process as well. I think they would like this to be the major trend and this makes the system more like the North American one. We have scarce resources,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e motive of the students before offering an admiss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students enrolling are out of academic purposes. It is no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get a job. I see no problem in government's strategy and I am supportive. This is important to grow the research culture in Hong Kong.

S: How will you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tudents in the Faculty after being the new Dean?

B: I would like to have as much communication as possible. Some kind of regular meetings with students is good.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I will probably do in the coming September is that I will explain to the Faculty staff that they are here to serve students. It is because our fundamental business is education.

S: Do you have any words for students? Any expectation on us?

B: I have a very good impression on Social Sciences students. My expectations are students are serious, committed, knowing why they are here, willing to take risks and every opportunity. Be willing to have your mind expanded, get out of comfort zone. Squeeze everything you can out of every opportunity in those 3 years, otherwise you are missing something. So, remember to squeeze every bit out of it. Don't be defeated.



Afterword:

Professor Burns is a very easy – going and humorous professor. His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Chinese politics. He also shares with us his interest on Chinese ink – painting and can speak some simple Chinese vocabularies. Wish him all the best in the coming term of deanship.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Ian Holliday *current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Interview by Cecilia Leung, Eric San, Yoyo Ho

Written by Eric San, Cecilia Leung

Photos by Yoyo Ho

Professor Ian Holliday is the current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term of Deanship is coming to an end this coming August and therefore we interviewed him, giving him a chance to express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fter being the Dean for all these years.

S: SSS interviewers H: Professor Holliday

S: Being the Dean after all these years, do you see any changes within the Faculty?

H: For students, experiential learning is now entrenched; it is now established as a compulsory requirement. I am feeling that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is really helping student to grow, and to look beyond themselves and their comfort zone, and it is forcing them to confront some new issues that previously they did not have to confront. I think it makes students more confident, more strategic, more aware and more capable,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will be lasting.

The FOSS course is cancelled, but that's a level of detail. The bigger picture is that we've moved from a focus on on-campus learning to developing off campus program throughout internships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in that way we have tried to make students more effective performers in campus.

Within the faculty as a whole, we are more engaged with China than we used to be, through research and through teaching. I hope that we are better networked in terms of having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top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S: Speaking of changes, we are switching to the 3-3-4 curriculum. Do you anticipate any major changes brought about to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H: I think our curriculum in the BSS program was already a 3-3-4 type of curriculum, it gives you extensive choices of majors and minors, I don't think there are gonna be huge changes inside the faculty requirement of the BSS. I think that most of the changes will come from the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from the common core, which kind of reinforced our philosophy. Our philosophy is broad base learning complementing specific disciplinary expertise and the university is just building another, even broader base underneath ours. We are the biggest provider with the common core course. We are teaching many other more students which are not social sciences students than we used to, which is good. **Everybody is a social scientist now, with the common core.***

S: Elaborating on that point, where can we locate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ciences in other disciplines?

H: The social sciences already underpin more than just this faculty's teaching. If you go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or architecture, all of them are driven by social sciences methodology. We are so energetic in engaging with the common core.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sia are HKU's great contributions. It is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done in a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 and that I think will be one of our major contributions in the common core.

S: Do you think if there is any area in the Faculty that needs improvements? If so, where are these areas? Say, for example, to raise the ranking of the Faculty among universities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JF: Of course there are. Maybe I will say just one thing which is the graduate school. I think we can do more to build a truly global graduate school of young scholars working social sciences problems in China and Asia. We have excellent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but we don't have a sufficiently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at the moment.

Concerning the ranking, there's not much further to go for us, I think we are no. 3 in Asia for social science at the moment.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the faculty to be more of an international hub, we really should be attracting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overseas, because we are in the China's door steps and we have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s in China.

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ocial sciences students? What do you think they are good at and how do you think they can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JF: One thing I will say is that I have been enormously impressed with the enthusiasm and the willingness that social sciences students have displayed in taking the internships and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I would say 75 to 80% students have a good internship and they do grow and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mselves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otherwise learnt. I think it is to the credit of the students that they have been prepared to give it a go not just kind of walk through it to get the credits but actually take it on properly.

S: Do you have any expectation on social sciences students?

JF: Yes, I expect them all to be active learners and active contributors to the wider society. I think there's a danger of student being too inward-looking, too focus on their own program and hall activities and that's not quite enough. So my expectation to all of the students is that they not only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study but also to the social issues and challenges. I think these challenges are not just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Hong Kong can do something on the issues about Asia. We should be looking at programs which send students out of Hong Kong throughout Asia as social leaders.

S: What can be done to achieve all the goals mentioned above?

JF: Social Innov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We need really to expand the internship further. I would like to see something as the Migrate Outreach Education Initiative (MOEI) program as first of the number of steps the faculty would take to provide some social leaderships itself. There are hundreds of students registered in the faculty doing undergraduate program, all of you have a lot of energies, creativity, ideas, and on the whole they are only being channeled into academic pursuit. Typically in the summer, or other downtimes in the year, you are not doing things which are as socially productive as could be. I really would like to see social sciences student doing more rather than less Social Innov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S: Would you reckon expanding the GCSI a difficult task?

JF: Yes, I think so, because there is student resistance. And part of it is the cost issue, it's not easy to find \$20000 to cover the cost of a summer program and not every family can afford that. I hope the Faculty will work with new donors to help support students.

S: How do you feel when the five year deanship is coming to an end?

JF: Well, Happy and Sad. I have been really lucky because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have been great and a pleasure to work with. I think it's gonna be a little lonely stepping down. At the moment, I am involved in quite a few things and after the end of August, I'm kind of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to return to writing and teaching. So that's the happy side of it.



The sad side is just not having so much human contact. I meet with guys like you and with lots of interesting people every day and I face lots of interesting challenges. Not all of them are pleasant, some of them are complaints from students or parents. But on the whole, I would say it has been really interesting in dealing with so many great people.

Afterword:

Stepping down from the Deanship, Professor Holliday will probably return to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political science. We may meet him again shortly in lecture theatres. On behalf of the Society, we wish Professor Holliday every success and a fruitful life in the future.

港大社科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 SU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from 14 MAR 2011
to 14 MAR 2011
KK Leung Building
North Concourse

社科節

2011

SOCIAL SCIENCES FESTIVAL

港大社科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 SU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社科節
2011
SOCIAL SCIENCES FESTIVAL

一切從仇富說起
It's all started with the hatred towards the rich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七至十一日

密切關注



GO TO



FORUM

龍斷地產
The Monopoly of Developers

Time: 12:40 pm to 2:00 pm
Venue: Sun Yat Sun Place, HKU

一切從仇富說起

It's all starts with the hatred towards the rich

壟斷地產 地產壟斷

The Monopoly of developers

仇「」?

港大社科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社科節
2011
SOCIAL SCIENCES
FESTIVAL

壟斷地產 地產壟斷

The Monopoly of developers

日期：2011年3月14日

時間：下午12時40分至2時

地點：香港大學中山廣場

新無形之手

仇富因港社會不公

施政不公惹仇富
香江隨時起革命

通識教師狂掃地產霸權

處處高築圍牆 難保富人安全

仇富心理並無大礙

仇商？仇富？還是仇不公？

淫賤黎又玩針對
煽動仇富必捉姦

密切期待社科節

一切從仇富說起...

學生會修訂憲章與我何干？

學生會早前一連串選舉在一片爭議聲中告一段落。除人事交替，學生會評議會修訂的部份憲章亦推出作全民投票，最後獲得通過。投票一刻，一堆似懂非懂的憲章修訂，有多少人曾費神研究？有多少人了解當中意義？最重要的是，這修訂與我何干？

更改學術學會定義的意義

是次修訂憲章內容為更改屬會(Affiliated Society)於學生會憲章的定義，由統一定義改為由屬會所附屬的院會(Faculty Society)訂立。學生會憲章中屬會的定義已沿用多年，惟隨學校架構的變動，該定義已不合時宜。加上面對新學制有可能出現新學科而衍生的學會問題，現階段有必要釐清新屬會的定義，以確立便於運作的架構。由於各院會屬下架構相異，統一定義未能涵蓋，故新屬會的定義會交由其院會負責。

對三蛇的影響

根據現行社會科學學院架構，共有五個部門，分別為地理學系、心理學系、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社會學學系及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而每學系又分別有學會，附屬三蛇。因現行架構並沒出現大改動，如出現學系(Department)「升格」為學院(School)等情況，舊憲章依然能應用，並沒出現大問題。是次憲章修改相比對其他院會，對三蛇的影響不大。

未來的工作

雖然針對現行架構，修訂新屬會定義不存在大爭議。然對未來有可能的新學科，或未有相關部門的新聞學系潛在成立學會的可能性，三蛇就修訂相應憲章會有更深入的研究，以制定有利長遠發展的方案。

修訂憲章與我何干？

這項修訂看似只是架構重組，只牽涉院會及其屬會，但其實對每位同學亦有一定關係。是次學生會憲章修訂一經通過，各院會便需審視可需及如何修訂憲章。部分院會的屬會架構或需重整，如合併或調動。如此一來，當中所涉及屬會的資源分配亦影響屬會的會員。另外，屬會架構重組或許提供機會成立新學會，有志成立新學會的同學亦應留意。

外務副主席
張婷

內務副主席
梁雅穎

學會動態

GCSI · 擴闊眼界？

本年度的Global Citizenship 和 Social Innovation Summer Internship (GCSI) 已開始接受報名。GC和SI為兩個社科學生必修的實習計劃，希望令學生得到實際工作經驗，並透過現實體驗更加理解一些社會現況，培養出社科學生對社會的關心和觸覺。計劃的原意的確能幫助學生，但卻有不少同學對計劃不滿，以下將會列出一些同學的意見。

(一) 工種狹窄

在Social Innovation (SI) 中，大部分的工種都是在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工作，商界或其他行業的工種極為缺乏。可是，現時近六至七成的社科畢業生都從事商界職業，狹窄的工種極不符合同學將來的工作環境，令同學未能體驗真正職場生活。另一方面，這亦令同學的選擇變少，沒有機會去體驗自己心儀的工作，白白浪費了一個暑假的時間。

Global Citizenship (GC) 同樣面對著工種狹窄的問題。另外，雖說計劃是在世界各地工作，但大部分工作地點都是在中國大陸。曾經有同學建議計劃為Chinese Citizenship，顯示計劃未能令同學體驗外地生活和工作環境。同時，大部分Global Citizenship 的工作均要求同學有良好的中英文能力，令外地學生因中文水平較低而較為「輪蝕」。因此，學院應該增加更多在中國以外的實習機會，令計劃更符合其原意並令同學有更深刻、特別的體驗。

(二) 缺乏足夠財政支援

Social Innovation 和 Global Citizenship都要同學額外付出時間和金錢去工作，交通費、膳食費均是必需的支出。Global Citizenship 更花費不菲，同學需要自費機票、食宿等開支。數目可高達數萬元，對家境較貧困的同學造成負擔。然而，學院只向同學提供四至六成津貼，未能充分解決同學的財政困難。同時，家庭財政緊絀的同學就只能選擇去中國內地等開支較低的地區，失去體驗外國文化的機會，極為可惜。

(三) 評核方法

現時的Global Citizenship和Social Innovation Internship都是以工作表現、綜合論文(Integrated Essay)和小組簡報(Project Presentation)評分。另外亦要完成不被評分的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 和回顧(Reflective Journal)。

有同學曾表示，實習應以工作表現為主，論文和簡報這些功課不切實際，而且花費很多時間。要是在暑假實習，連續兩個月全職工作再加上數篇作業的確會令同學喘不過氣。在學年內實習的話亦加重在平衡學業和工作的負擔。因此，學院應該調整評核標準，以準確地反映同學表現。

事實上，這兩個計劃的原意值得鼓勵，亦相信它們會成為同學難忘的經驗，並令同學獲益良多。然而，現時的不足卻令同學無法充分體驗其意義，極為可惜。希望學院能在未來聆聽同學聲音，亦希望同學主動反映意見，令GCSI能真正乎合同學所需。

院務閣

院務秘書何瑤瑤

1 : 4 : 4 轉 1 : 2 : 2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於一月二十八日舉辦了院長論壇，當日副院長呂大樂教授公布了數項社會科學學院的新政策。當中改變最大的是把「計hon」的比例由1 : 4 : 4 轉為1 : 2 : 2。

話說很多一年級的同學仍未知道什麼是「計hon比例」。現時我們讀的科目分為初級課程(junior course)及高級課程(senior course)，現時在計算honor的時候，初級課程的比例為1，高級課程的比例為4。這就是很多二、三年級學生常說的1 : 4 : 4。

不過，二零一零年入學的一年級生將用1 : 2 : 2的新比例「計hon」。換言之，初級課程在計算honor的比例會加重，一年級的學習也變得更重要了。呂教授表示，這是希望同學均等重視大學三年的學業，並相信這不會對同學造成很大影響。他亦認為新比例有助學生學習管理時間，平衡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及學業。

為何沒有向學生公佈？

學院以內部政策為由而沒有公佈此項改變，很多一年級生對此亦不知情。不過，如呂教授所言，學院的決策並不會修改或延遲執行。新比例或有助學生分配時間，盡力取得學業及活動間的平衡。另一方面，部分同學認為新比例會影響成績，對一眾已上莊及住Hall的學生的影響尤甚。無可否認的是，一年級生大多未適應大學的學習模式，如以寫essay作為評核方法，新的比例或會影響同學的成績。不過，大多同學都能在一個學期後熟習新的學習模式，相信其影響只是短暫。

新比例的好處

正面來說，新比例令高級課程比例變輕，要是同學未能在更艱深的高級課程取得理想成績，初級課程便能幫助同學「拉分」。另外，很多二、三年級的同學也對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及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怨聲載道，為這必修的24學分而承受一定的擔心和壓力。新比例令其影響變輕，減輕同學的負擔，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姑勿論新比例是好是壞，這已是不變的事實。即使平衡大學各方面生活是頗為困難，各位同學都要盡力，不因新比例而影響成績。祝願各位同學都能享受大學生活，過三爆四！

Newsletter

Dear Social Scientists,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SSS), HKUSU has long been renowned for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ffairs. In the past, there were numerous forums, exhibitions, as well as parades concerning different kinds of social issues. Our dedication towards social affairs has gained recognitions as well as supports from various parties, ranging from the government to a number of concerning groups in the society.



Marching onto the year 2011,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has come to the 43rd session. As on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 feel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maintain the good tradition of the Society, which is to take the active role to react and express our opinions in different social issues. Moreover, we believe that serving our members is one of our key objectives as well. Therefore, our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is session hope to devote more to the internal activities provided to our members, for instance, to provide more welfare products and initiate more social activities that can strengthen and enhance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members.

We hope that, through our activities, we can raise awareness of social affairs among HKU community and hence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This year,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our ideas in a more innovative way. For example, ap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forums and exhibitions, we have co-organized with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 informal meeting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 called "An afternoon with CE". It is hoped that bo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students would have found the meeting rewarding and would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We believe that such activities are appealing to HKU students, particularly to Social Sciences students. We hope to get them involved and to have their opinions heard.

Our Inauguration Ceremony in late January this year is another breakthrough. Unlike the rest of the nine faculty societies who hold their Inauguration Ceremony at the traditional venue—Rayson Huang Theatre, we are the pioneer to have our Inauguration Ceremony held at the Sun Yat-sen Place, better known as the "Happy Park". The uncertainties of Inauguration Ceremony, like unpredictable weather conditions, compelled us to run our contingency plan. With our diligence and determination which came from the confidence of our members however, the Ceremony was finally held successfully in Sun Yat-sen Place.

Being the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I am prou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Society to foster student's awareness and concerns towards soci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we can make changes, to the HKU community, to the society and even to the world. Nevertheless, we need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in the upcoming activities!

Paco Chan Pak Hong
Chairman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Session 2011



編者的話

不知道讀者可有留意，今期《VOICE號刊》首度採用雙封面，一面是「名牌效應」的專題探討，另一面則是有關本會的資訊，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創新編排方式！在會訊方面，今期人物專訪的對象為本會現任學院院長Professor Ian Holliday及即將上任的學院院長 Professor John P. Burns，與他們談談御任及上任在即的心情及對學系的展望。我們亦新增了院務閣及學術閣，與同學探討有關範疇的學會資訊。至於專題故事方面，則由我們的編委會以不同角度探討「名牌效應」與我們的關係。

每一期的《號刊》，都是Ex-co和會員努力合作的成果，目的除了希望能鼓勵社科學生探討社會事務，增進會員對本會及社會科學的了解內外，還希望能提供平台予會員發表意見。然而，在籌備過程及與朋友的談話當中，發現原來很多社科生都不知道學會有《VOICE號刊》這刊物，更別說參與其中。不知道這本號刊又是如何落在你手中？你又有沒有可更有效派發及宣傳這刊物的方法提議？這一期我們嘗試招募會員成為編委會，令會員除投稿外有另一途徑參與製作這屬於社科生的刊物，你又有沒有興趣成為下一期的編委會？看過後有甚麼意見，覺得好的和需改善的地方，亦歡迎向我們提出！(;

辛旻默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二零一一年度出版秘書

目錄

編者的話	1
Newsletter	2
學術閣	
輕工業與重工業	3
院務閣	
1 : 4 : 4 轉 1 : 2 : 2	4
GCSI · 擴闊眼界 ?	5
編委會	
總編輯 辛旻默	
編輯 陳柏康 張婷 梁雅穎 何瑤瑤 高明瀚 林樂怡 辛永進 譚志成	
校對 張家晉 關紫琪 梁雅穎	
鳴謝 Professor Ian Holliday Professor John P. Burns	
學會動態	
學生會修訂憲章與我何干?	6
社科節	7
人物專訪	
Professor Ian Holliday	10
Professor John P. Burns	12
三蛇福利	14
活動花絮	16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Session 2011

號刊 VOICIE